

集部

桐江續集卷三十二

元　方回　撰

序

瀛奎律髓序

瀛者何十八學士登瀛洲也奎者何五星聚奎也律者何五七之近體也髓者何非得皮得骨之謂也斯登也斯聚也而後八代五季之文弊革也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律也所選詩格也所註詩話也學者求之髓

由是可得也方回者誰家於歙嘗守睦其字萬里也至元癸未良月旦日序

劉子敬吟卷序

漢淮南王評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予謂斯言也未瑩色至於好怨至於誹淫與亂不難也今變風變雅可考也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淮南蓋襲用其語而意不醇者然世之處人倫事會之際鮮舒多慘樂而淫不無之哀

而傷比比皆是也易一泰卦耳而曰屯曰訟曰剝曰否其卦不一制禮樂文太平周公盛矣猶未免賦予宇予室之詩則夫枯譴悴詠上不見答豈止一屈原而已哉原之著離騷也深契乎三百篇之六義而淮南淺之其於鬼神變化草木芳穢男女乖合國家成敗言抑揚意開闔惟澹庵胡公句句而析之有十九藴焉其曰潚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此託辭也於色也豈有所謂好其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此直辭也於怨也豈

有所謂誹由原之作推原之心雖進之正風正雅及頌皆可也同里劉君示予吟卷讀無慮數十過和平則不流優游則不怒探孔聖所論關雎之旨而懲艾乎淮南離騷之評非吾儕所當勉乎君之近體有曰滿地殘紅驚不見曉風吹上石榴枝得生息意仙館無人春寂寂一林紅日鍊櫻丹得成實意曉來多謝簾間燕盡把春愁舉似人得涵蓄意山翁何事衝寒往知有梅花在隔溪得灑落意庶乎情性之正者如歸路夕陽収山翠染襟

袖又豈不自得於事物之外乎君舊名寅字子敬今改
名光子早相稔年少長而君忍貧不仕於易之泰無有
也適而樂者所養也屯訟剝否則屢嘗之矣感而哀者
激也予懼其激之不已也乃書歸之

唐師善月心詩集序

陳後山生於皇祐五年癸巳其門人魏衍所編及任淵
所註詩始於元豐六年癸亥皆後山三十一歲以後詩
也後山年十六已見知於曾南豐熙寧十年丁巳蘇長

公守彭城明年後山為銘黃樓筆勢度越秦漢朱文公亟稱之時則年二十六至如金州忘歸亭記作於熙寧七年甲寅則年二十二耳令之人讀之或不知其為少作也夫後山之文雖少作已足不朽而編其詩與註其詩者乃斷自三十一歲以後此何為者哉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老而不厭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然則未見豫章其詩一時既見豫章其詩百世詩視文為尤難愈參則愈悟愈變

則愈進凡魏編任註後山之詩參之極悟之極歟進之極變之極歟唐質肅公之九世孫師善知予頗癖於詩始以詩寄初藁次以詩寄續藁尋又躬以詩抵紫陽山下示予全藁初藁年未冠已佳如於楮高士云焚香朝北斗滴露註南華是也續藁年未壯益佳如於浙江亭云蕃夷通海道吳越共江流是也至全藁年甫登三十矣詩愈大佳枚摘之未易竟合三藁中每佳者一句一聯予已為研朱圈點指似其眼以曉學者然豈無後之

魏衍任淵將必待師善三十一歲以往之詩而後為之編註乎予嘗細閲後山集城南韋杜村一詩此從其父令汧陽閿中所作最為年少贈二蘇公有云一洗十年新學腸即王安石得政之十稔熙寧十年彭城所作年二十五如謝克家向季仲所增别本有寓錢塘諸詩皆後山所自削而不収者乃元豐四年遊吳所作年二十九當是時也其已見豫章歟其未見豫章歟二公相遇之年謂在潁昌前輩亦莫能深考豫章初為後山字序

首明觀已無已之義末言其嬪息巢於外舅乃元豐七年甲子郭槩入蜀時事是年豫章移官河北德平豈後山送内而相遇於途耶不然則是豫章未令太和已前元豐初已嘗相遇也謂元豐初已相遇則存藳又何為斷自六年癸亥邪予所論及此蓋欲師善訂後山存藳焚藳之意三十歲以前詩已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為去之師善明年始三十一能如予之言愈參愈悟愈變愈進患不能再履常兩無已不患無後之魏任也師善名

侯舉乃翁號中齋亦有詩聲震江湖三十餘年家法有來云至元癸未四月十七日書於虛谷書院

宣撫朱參政南山遺集序

能立功矣而又能立言於近世之君子蓋未之見也昔韓范經制西事臣服元昊遄歸廟堂佐佑太平其立功如彼亦可以不朽矣然且賦詩作文鏗鍧碩大安陽集及文正公集今並傳於世韓重晚香之句與岳陽樓子陵祠記辭毅氣嚴震撼宇宙其立言如此又愈足為不

朽之助焉嗚呼何其盛哉故參知政事京湖四川宣撫使南山朱公自其少時已有韓范經綸之心所為歌詩古文應用等作崷崒雄健植教明彞義形於色初仕荆擐蜀即號為儒者知兵李公曾伯之自荆移蜀也不能躬行軍公以太社令從掌機務代李公廵邊犒師與諸將款曲交歡而閫望翕然矣大臣能早用公其蔑不濟西守瀘南帥桂各閲五年召之入論之出除一起居郎又嗾駁新命置之姑孰閒處而後畀以江黄副閫則公

老矣重慶火而納公於蜀沙羨破而下公於荆駐鄂渚則鄰帥失陽羅還江陵則郡將失沙市公仰藥得不死舁而之燕分無生望忠臣者人心之所同敬也用是閒居六年至庚辰之春年六十七獲考終命又六年回始從公之子建德貳總得南山遺集讀之作而嘆曰功易窮言難泯公之功生雖不盡逢乎時公之言殁亦足永垂於世張魏公五路之師以趙哲擅離所部而潰魏文靖公罷督府三日而趙范失襄陽天下不以是咎二公

立功之不足家庭講學是生南軒端平大老真魏並峙其立言則有餘矣諸葛武侯之烈不幸星隕出師表不與星俱隕也公嘗自為畫像贊曰不武不文也惡也善通地通天丹心一片覺英氣凛凛逼人與裴晉公自贊不異是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回備員九華鹽幕嘗於池口拜公實受親民舉剡德祐初元回簿奉常中朝以樞密使召公議令回迓諸湖湘以道阻弗前茲奉貳總命書此篇端誼不得辭公諱禩孫字杞材貳總名㑚字用

和

送周幹臣歸泰山序

進難而退易者賢士大夫之高風敬而忽慢畏而忽侮愛而忽惡譽而忽毁變移於其人一進一退之間者自古及今庸人淺夫之常態君子之進也出以澤物君子之退也處以潔身達有所不可苟就也窮有所不可苟避也可進而審於進故謂之進難可退而勇於退故謂之退易然世之炎涼翻覆之徒則可嘆矣於其人之進

也飾竿牘崇苞苴尻高痾僂膝行趦趄或望塵而拜或謁屣而趨或夜掃其户外或空函而致書昧冰山之末解羡鬼樸之自娱甚者則嘗糞而舐痔猶不止於嗅脚而拂鬚於其人之退也改師法諱門生廢伐木之雅詠寒下車之舊盟孰追送於臨賀但見訶於灞陵奴僕有反噬之犬賓客有飄去之鷹廷尉之門可設雀羅翟公於是大書特書因貴賤而見交情由是觀之自非中人以上孰不有激於此而不平於流俗之軒輊則豈肯恬

於進而樂於退哉泰山周君幹臣年且五十為郡博士以至縣大夫僅三仕行御史府大夫最其知已位置甚都意有未安浩然言歸杭東南大都會業儒而盍簪者異乎流俗嘉周君之進難而退易也相與為詩以壯其行然則幹臣當富貴矣其退也焉知其不進也

孔端卿東征集序

世之奇士必好奇搜奇景抉奇事務為奇詩文以耀世奇則奇矣而不知其嘗瀕於死而不悔也司馬公覿名

山大川輒有流滯之嘆謝太傅詠浩浩洪流終為安歸之言昌黎登華山不能下而至於慟東坡渡徐聞茲遊奇絶冠平生皆是也永嘉孔君文杓于三十年前識其先君於武林近袖詩來訪閱東征集乃知辛巳六月君從軍發四明自神前山放洋三日而至耽羅又三日而至日本海口泊竹島盡一月逗留不進八月旦夜未艾遇颶風舟師殲焉帥獨帆走高麗死者三數十萬與予所聞皆合君偶得不死附小校破舟登所謂合浦者過

平壤之都渡遼陽之水歷故女真契丹之境由平灤州抵燕山凡九十四日徒步七千餘里又久之然後復得南歸君非將非卒特一寒士輕視鯨波狼狽至此豈非亦好奇之過乎予獨喜其莫忘吟者得敘事體初曰歲紀重光大荒落舟師東征赫且濯泊向竹島更月籥其日甲子仲秋朔夜來昏雨風色惡昧爽白浪堆山嶽陽侯海若紛拏攫艨艟巨艦相躙轢檣摧纜斷猶斧斫千生萬命魚為槨此一句奇絶百舟一二著山角跳躑爭岸

折腰脚依然魂爽歸遼邈幸者登山走如㕙(敕各切)形命雖存神已索次曰省舟獨在冀可託傳令縛箄為渡榷海豈榷渡真戲謔大将為誰何齷齪起逢自去爾為樂忍聞孤嶼哭咿喔又次曰死者何辜烏鳶啄将軍歸來渾不怍宴衎相慶作音樂我獲生還莫忘却讀此有春秋誅心之筆在焉君詩善押險韻善用雅語善賦長篇天下奇觀無過於此役天下奇作亦無過於此詩死中求奇奇中脫死天所以不死君者欲留此吟以為詩

史乎君文亦奇見所為自叙君他詩藳尤奇蒼苔五字曰凡有蒼苔處先知此地清不隨芳草暗偏襯落花明點竹添瀟灑粘梅助老成比錢無乃俗幽意要詩評非奇而何然則奇而不失其正尚當勉之

送葉亦愚序

天下未嘗無人才其用捨一出於人主則廢置公於上人才常作興而有餘其用捨一出於權臣則福威移於上人才常銷靡而不足南風之所以不競者士大夫知

有權臣而不知有君也秦檜之事遠矣言其近者甲子兩周人才心術一切為數權臣之所蠧壞慶元嘉泰開禧一權臣也非趙忠定公朱文公之徒鮮不屈而媚韓嘉定寶慶紹定一權臣也非真文忠公魏文靖公之徒鮮不屈而黨史端平嘉熈淳祐迭相不一徽革前弊然再相庸繆之人陰為詭隨忌真排魏始則易楮鹵莽百物價昂出師輕佻三京衆潰未則子弟用事賄賂滋彰而天下之柄歸於宦寺矣寶祐開慶於近習由徑則丁

大全景定淳祐以軍功罔上則賈似道題期訖録竟兆覆於斯人之手朝廷進用人才不過三路一曰臺諫官二曰文字官三曰都司官賈氏於此三路必謹擇乎決不畔巳之人私相扳援互相保任此路一入而稍有違異即斥棄不旋踵其能交顜授蒙奉風旨聽嗾使相助為虐而肆其無君之心者然後遷侍從躐執政或假之宰相之虚名嗚呼世未有弱公室强私門窮人欲滅天理至此而不敗天下者也賈氏擅國十有六年澤火之

革又十二年為賈氏貎敬而內實畏之惡之者湯公漢洪公天錫牟公子才陳公宗禮高（原缺二字）得康廬易郡至其當國終不少屈者吾家方公岳也坐發策言事得罪者謝公枋得謝公章陳公仲微徐公直方趙公與𨱇杜公淵也議及公田逐者徐公經孫劉公震孫也恥奉行公田貶死者魏公克愚也尹行都忤意去者李公芾也彗星之出京庠一疏詆責稍過刑禍亦慘無辜而遠行者布衣葉公亦愚李也前乎賈氏一十六年其所沮挫

排擊之人才老死殆盡而名僅存後乎今日一十二年其所長養培植之人才潛蟄欲奮而名未彰於斯而招賢納俊屈指難矣吾亦愚竊然一影秉騔北翔鶴鳴聲聞茅拔彙征其必有說以進乎平城之間也披荊揚梁益之輿圖考斗牛翼軫參井之分野古今人才將相間氣良不為少而文士特號居多唐太宗混一宇宙刋修晉隋梁陳南北諸史及纂述諸經註疏人才可用不拘南北今日而欲筆削近代之是非與諸先儒之論撰淮

漢以南文士之可選者如毛髮未易筭亦愚而能推轂吾尚能一二枚舉之雖然張魏公有言秦檜當國二十餘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亦愚直聲充塞天壤此行乃木綿餕鬼之所成就以權臣為有恵於已而勿以為厲可乎送行詩若詞如干首杭人周緒子一命歙人方回萬里為之序

送羅壽可詩序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

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有楊劉西崑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歐陽公出焉一變為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二難相為頡頏梅聖俞則唐體之出類者也晚唐於是退舍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王半山備衆體精絶句古五言或三謝獨黄雙井專尚少陵秦晁莫窺其藩張

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惟呂居仁克肖陳後山棄所學學雙井黃致廣大陳極精微天下詩人北面矣立為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胡致堂詆之乃後陳簡齋曾文清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尤范楊陸蕭其尤也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清勁盡掃餘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為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此四人也後生晚進不知顛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

日淺日下然尚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今學詩者不於三千年間上泝下沿窮探邃索而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間之所偏非區區所敢知也清江羅君志仁壽可介吾師友自堂陳公書其詩百篇見教自謂攺學四靈後村且善學古人者髣髴其意度雋遠其滋味不當盡用其語言事料若腴若組若冗若澁若淺若俗若麤若晦若怒若怨皆詩家之弊細讀深味詩律未脫江西有崑體意崖岸骨骾似與趙紫芝諸人及劉潛夫

不同故予詳道詩之所以然為詩以送之謂為不然者壽可還旆過東湖之上復以參之自堂可也

仇仁近百詩序

詩不特虞廷賡歌三百五篇為詩也堯舜禹湯伊尹傅說告君箕子陳洪範周公作六典孔子讚易老氏著五千言戰國之士述吳越春秋司馬遷龜策日者楊雄太玄皆協音韻而便誦讀協音韻而便誦讀則筆之而不煩口之而易於不忘文辭之極致也是故夔典樂以詩

教胄子言志為詩詠言為歌歌之中有五聲聲之中律
上之化以此達乎下先王設官采詩祭祀賓享有郊廟
朝廷之作而邦國閭里所賦之風亦取以為房中燕閒
之樂下之情以此達乎上降及西都蘇李東都建安七
子晉宋陶謝律體繼興自盛唐中唐晚唐而及宋代有
作者雖未盡合宮商鐘呂之音不專主怨刺諷譏之事
而詩號為能言者往往相與筆傳口授於世而不朽此
其故何也氣有所抑而難宣意有所未易喻時有所觸

物有所感事有所不可直指形之為詩則一言片語而盡之矣故掔華為實鍛粗為精文約而義博辭近而旨遠惟詩為然予友武林仇仁近早工為詩晚乃漸以不求工有藁二千篇有奇予為選四百篇猶以為多則刪之而取百焉今夫世之不能詩者洋望崖返或不以斯事為然是固未知堯舜禹以來雖文辭之非詩猶貴於叶音韻而便誦讀其亦豈無能詩之流然不隘淺纖巧則漫放闊誕終不入於作者之域仁近此百詩翳盡而珠

明也氣至而菓熟也霜降而水涸也箭鳴而的破也琴瑟具而淫哇退舍衣冠正而强暴拱手者也仁近名遠年甫四十有一詩之進未已云

孫元京詩集序

虞夏商周詩經孔子删定贊則贅離騷而降漢晉魏以至唐宋五七殊古律異六義之致一也人品高曾次大學問深筆力健咸於此乎見之予友孫元京詩有近陶者有似二謝者有似元次山孟東野者其少作七言律

有全似陸放翁者長句如杜詩引及閱山谷詩長句其得之中而見之外者歟根本有自來矣清勁而枯淡整嚴而幽遠五言律近世詩人所未易及五言古體如秋懷五感與六冬〻初雜與乃近世詩人所不能為詩如弈棊如挽弓高一著者决定高一著臂力弱者雖欲强進分寸不可也不謂吾州近有此人持是以見朱文公可無愧哉

虛谷桐江續集序

予自桐江休官閒居萬事廢忘獨於讀書作詩未之或輟也客或過予廬見予之無一時不讀書無一日不作詩也則問之曰讀書作詩亦各有法乎予應之曰讀書有法作詩無法客疑之則先問予讀書之法予謂學也者所以學為人而求見道也聖人人之極賢人聖之亞欲學為是人而不讀書不可也無聲無臭道不可見一動一靜之為陰陽一陰一陽之為鬼神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代明星辰之所以昭布風雨霜

露之所以變化聚散水之所以流而不息物之所以生而不窮鳶之所以飛魚之所以躍皆與道為體也欲求見是道而不讀書不可也然則天下之書可讀者不亦多乎曰不多也予之讀書五經一聖之言以為律令九賢之言以為格式申明天下之書無所不讀以為斷案五經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也一聖者孔子也九賢者周之四子顏曾思孟宋之五子周二程張朱也天地人物有理有氣有性有情故有正必有變五經一聖九賢之

言所以扶正而馭變者也予讀易而知陰陽大化有正有變生必有死存必有亡於進退得喪勿競勿懾可也讀書而知禪讓之典謨征伐之誓誥九德之剛柔三仁之去就有正有變亦各自靖自獻可也讀詩而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之間有正有變樂不淫哀不傷怨不亂可也讀春秋而知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内夏外夷之名分有正有變權善惡衡是非正其誼明其道可也讀三禮而知尊卑上下等殺哀隆以節天理之正

以防人情之變由今之變返古之正可也蓋人性無不善道體無不該自伏羲始作一畫以至二帝三王之君之臣世守之未嘗不明不行至周之末靡正不變而幾於不明且不行矣孔子雖不能行賴孔子之言正其變而復明孔子之言賴顏曾思孟而益明更秦涉漢歷唐荀董揚韓醇疵莫掩不行之害小而不明之害大賴宋有周子二程子張子而復明王氏之學分裂宇宙塗炭生靈其後高者入虛卑者入陋賴吾州子朱子力正其

變而又大明曰無極太極曰道心人心曰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曰命曰氣曰仁曰誠曰中曰敬曰陰陽曰鬼神曰五經之精四書之藴吾儕小生得以坐而享其成說於是塞門反玷之功利摩頂惜毛之仁義乞鄰證父之賣直避兄離母之沽名棄灰徙木之威信減竈糞金之戰攻非馬有毛之辨說專氣寓言之虛寂皆已截然限隔於區域之外等而下之闕兹邱區之訓故尸解羽化之方書紫色蛙聲之制度闕二字白水之圖讖箕張鞭箕

之貨財鉤箭羅織之刑法非鬼越望之祭祀下里巴人之音律覩決楞伽之梵唄陽平都功之符呪至於近世譯經玉清之官職天書神霄之祥瑞西崑龍蟲之歌詠札闥軋茁之詞采國服為息之政事偏傍字說之場屋黨碑邪籍之紹述忘君事讎之和議棒喝頓悟之心法金鐵一鍋之史學變愈下而正愈湮蠱人心而否世運惟此之所得於五經一聖九賢者已確乎其不拔則彼皆吾道之罪人又豈容一毫可以侵入吾矩度之內若

是則天下之書其可讀者亦少矣此予之讀書法也然客猶疑予之作詩不無法也則詰之曰予之詩初學張宛邱次學蘇滄浪梅都官而出入於楊誠齋陸放翁後乃悔其腴而不癯也惡其弱而不勁也束之以黄陳之深嚴而參之以簡齋之開宏古體詩其始慕韓昌黎而懼乎博之過慕柳柳州而懼乎褊之過慕元道州而懼乎短澁之過慕韋蘇州而懼乎諄譫之過既而亦於予朱子有得追謝尾陶擬康樂和淵明亦頗近矣而謂作

詩無法是欺我也予疑思久之而復其說曰此皆予少年之狂論中年之癖習也去歲適六十一矣始悟平生六十年之非所作詩滯礙排比有模臨法帖之病翻然棄舊從新信筆肆口得則書之不得亦不苦思而力索也然後自信作詩不容有法惟於讀書之法則當終身守之而勿失耳客嘻笑又怒罵曰子終欺我予所謂讀書之法即所謂作詩之法而奚以有法無法為哉予不能復答詩自壬午至戊子二十卷卷百首因書為虛谷

桐江續集序

錢純父西征集序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詩也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韓退之詩也近世從軍無文士此味鮮矣西征集唱酬凡十二人詩一百二十七長短句七其亦得仲宣退之遺意歟然則吁可痛也歲巳巳冬荆閫呂少傅卒於鄂以淮閫李端明星馳進司江陵庚午春錢純父以京西湖北倉漕兼制參偕陸君實制機毛元升制

幹自淮如荆至則純甫領鄂留務時趙子晉守京口趙幾仲為江東倉孫吳會楚望以前常州守寓京口龔開聖予莫崙子山柳岳子山劉瀾養源李闔皆餞之行者也獨李闔予不熟其名亦在行養源至池陽聖予至皖口噫嘻今尚忍言之乎是行也襄之圍三年矣欺君誤國者何人哉鄂城下之盟偽以戎鈐阮思聰為宣參趙日起許歲幣如金人不以聞非欺君而怒闕乎夏貴入襄而出失舟師半范友信拒漢江怯戰退吕家軍精鋭

盡殲范文虎以殿巖援襄逗遛不受閫公節制並不以聞非欺君而玩寇乎襄病深矣而其包藏之深則嘗謂襄陷不足憂蓋有說焉雖宣力如純父百輩不支矣癸酉春陷襄甲戌冬江流失守今尚忍言之乎此倡酬十二人者鬼録如君實死節可無憾死者不得其死者又深可憾也今聖予年六十八獨幸無恙其詩老筆有骨雪髯及腹行步如飛議論典刑想見二十年前醲酒酹江時意氣令人魄動滄海桑田天翻地覆讀是集者兼

動與亡生死之悲視山陽聞笛其哀痛殆百倍過之云

吳雲龍詩集序

古之學者出於一曰義理之學無他學也後世之學去孔子未久異端百出傷義悖理賴七篇之書闢之故其說或亡或存而不行漢尚黃老魏晉而後佛老角立遺世大患令當世之患獨存佛老之末流而失其本亦不足畏也已奈之何儒者之學又自為乖異而不歸於一哉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孟

子所傳其言具在易以陰陽言義理書以政事言義理詩以吟詠情性言義理春秋以明辨名分言義理樂亡無經三禮非全經然義理微言尚不絕於方冊者與人心俱未嘗泯也接孔子之儒者曰周二程張子以及朱子取小戴禮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著為四書以貽後人而義愈明理愈精矣學者欲捨是而求所謂學可乎傳註如毛鄭一學也詞賦如賈馬一學也史筆一學也古文一學也制度考究一學也詩詞之學自建安迄晚

唐一學也雖各自名家而求其言之合於義理號為知道君子則鮮其人又況近世又有所謂科舉穿鑿之學箋註偶儷之學畔義理而逐時好豈不痛哉物極而返令之為士者一切不講惟詩辭之學僅存予朱子之鄉晚出者也仕而歸老去朱子之没未百年求所謂義理之學者不一見焉而以詩歌之學求予講畫者則不勝其衆於衆之中而察夫胷中筆下之不凡者又僅一見焉歙吴君飛雲龍者不凡之一二者也短篇近體不尚

工巧大篇古樂府沛然出突然竒予猶欲其斂豪宕而入細潤抑悲感而就平和也雖然義理之學自古聖賢傳至朱子始乎易終乎四書固公於天下而非鄉人之所得私生於闕里為顔為曾彼獨非鄉人乎不此之務俾後世獨以詩人見稱則胡邦衡以薦朱子者豈朱子之志哉雲龍勉之予友曹清甫久不晤對雲龍其亦以此訂之

送胡子游赴調序

儒者之學有獨無對其文自伏羲一畫始而成於堯極盛於周稍衰於周之季而大壞於戰國絶滅於秦可以復於漢之初而刀筆吏非其人司馬遷至以儒為九流之一周官出於劉歆其曰儒以道得民者意與子長不異或以為此戰國陰謀之書然耳孔子之時老子已生乎其前未有所謂服食煎煉長生不死之説佛亦已生乎西域而其輪迴果報無生之説未入中國孟子之時楊墨儀秦之徒異端並作賴七篇之書排而擊之其説

不復信於後世獨奈何由漢迄唐老佛二氏昌熾淫衍
至與儒學鼎足而稱三教甚至儒者黯無精光傍睨二
氏之肆行而莫之敢抗嗚呼其亦可哀也已雖然猶有
一韓昌黎原道等作起正仆邪由是知二氏之非曉然
明白至於宋歐陽文忠公范文正石守道孫明復李泰
伯胡安定皆深闢二氏而周元公二程子張橫渠發明
孔孟不傳之秘其門人吕藍田謝顯道游定夫楊龜山
及胡文定父子傳至于劉草堂羅仲素李延平集大成

於朱文公而南軒鳴於湖湘東萊振於江浙當其時適有臨川之偏永嘉之駁文公以赤幟麾之冰解草偃三代而上井田封建禮樂法度有決不可復者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人心未嘗泯也直內方外致知力行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諸老先生之言見在方册令天下學者服膺潛神亦不謂無其人是豈區區二氏之所得近哉老之學清淨無為其變也詭而為方術佛之學寂滅為樂其變也誕而為禪機又其下也俱不免從

事於齋醮祈禳如古之巫祝云者姦人以快其嗜慾之私庸人以豢其惰頑之體名為盛而實則衰今之儒者有學校之養無科場之累名為不競而其實未嘗不自得於中修之在我用之在時顧何羨於彼而亦不足與之角也同郡胡君泳子游書學之正事喜澔將再問選質美而氣和學飫而文溢餞行之詩森如筍束為書愚所見者為序於其前行御史中丞劉公伯宣參知政事夾谷缺公士常愚知已也亦試以此訂之

趙西臯明叔集序

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言也而可以與德若功並不朽乎世之欲立言者不亦難乎孟子曰我知言然則立言之難又未若知言之難也予讀西臯趙明叔詩文而嘆曰非天下之能知言者決不可與立言而所以知言又在於知道孟子見梁惠王言仁義去孔子卒一百四十四年耳當是時楊墨儀秦髡衍之徒言人人殊自非孟子知性以盡心

養浩然之氣以明察乎天下事事物物之理則詖淫邪遁之言根於其心之蔽陷離窮吾且不得而知之不得而知之則不得而闢之而何以立教垂世至於今不泯哉今之世去孔子卒一千七百六十八年矣異端之言滿天下荀揚號為諸子之最而不免於小疵左馬而下諸史後愈劣於前長不掩厥短傳註老生雜讖緯雕篆小子類俳諧加以佛入中國老氏之徒傚之怪誕百出其能卓然有見不惑於此者鮮矣鉛槧之士因仍蹈襲

混為一區相率而入於詖淫邪遁之域豈不甚可哀痛
世之知言君子孟子之後如孟子者尚或有之唐有一
人宋有數人立言不朽斯道復明不然則豈不異端熾
而人倫天理至於泯滅淨盡乎是故立言非難知言為
難知言非難知道為難雖然碩果不食消無不息之理
小而辨於物暗有忽明之時予老矣不意交臂相逢有
如明叔也足與商畧兹事學者徒見明叔之詩之文大
篇傑句若排江河而注之海也而不知其胷中之所存

人品高下世論是非前代成敗先儒異同如姸醜之不逃於鏡銖兩之不差於衡也予始相見贈予所贈錢舜舉丹青長句後見鮮于伯幾像贊盆都路勸農行記祭二疏文文王羑里廟碑跋及諸古律詩詩皆挺挺天出其立言如此與予一再評論古今可否去取出予意表嘗謂予所作有氣骨不作江南詩人軟媚態亦知言之一端也其知言之大者經史子集百家之書無不讀而操之以約一言以蔽之曰知道而已明叔名文昌濟南

人為浙西道按察副使近甫終更云

桐江續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桐江續集卷三十三 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　椿

桐江續集卷三十三

元　方回　撰

序

送倪耕道之官歷陽序

變西崑體詩為盛唐詩自梅都官聖俞始當是時變五代文體者歐陽公也故世稱歐梅嘉祐二年丁酉禮闈進士得眉山蘇公實聖俞佐歐陽公之力可謂有功於斯文甚大吾友倪耕道廳淵與聖俞皆宣城人其詩亦

有聖俞之遺風聖俞仕不達號為詩窮而吾耕道窮又甚焉年六十八始得為歴陽教授宣城維揚京口武林池陽皆有十詠詩行世今又將有歴陽十詠或百詠無疑矣然教授者師儒之官培養人才轉移風俗於此乎賴昔聖俞雖固窮一世王荆公之兄弟詩二蘇兄弟詩蘇門六君子如黄陳詩視聖俞皆後出至其校文乃得東坡為門生攷其詩之規矩而觀其文之衡鑑豈非百世之師乎窮與達不足論也耕道之詩本於聖俞今人

固未必識吾聞歴陽有張于湖甦天下士其所立甚偉

焉知郡泮無斯人者有以作成振拔之儲以為當世用

不於吾耕道望而誰望然則於行己也不忒則於取人

也必不爽吾耕道己雖未達能達人可也鄧元侯雲臺

功臣之首也不遇漢光武可平世文學掾耳耕道行矣

同庚生紫陽山方回餞以詩為之序

雲泉題詠序

有天地然後生萬物故易有乾坤之卦而繼之以六坎

之卦以天一生水而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天地雖生萬物非水則莫生也然則六坎之卦以屯蒙需次乾坤何也凡有坎之卦皆取象於水而屯需之坎取象為雲蒙之坎取象為泉又何也天之始生物也猶上雲下雷而為雨物於是芽茁於冥昧故曰屯以次乾而坎為雲天地之既生物也猶泉之初泄於山物於是幼穉而未壯長則不可無所養故曰蒙以次屯而坎為泉物屯而再蒙而養待其成而已故曰需以次蒙而坎又為雲此天

地之屯也天地之蒙也天地之需也聖賢者出亨物之屯養物之蒙始也無所不用其力以需夫各正性命之定則終也無所容其力今之學者亦嘗讀易而知之否乎虎林城東徐如心文雋偕鄰友童汝舟濟來謁謂其讀書之室扁曰雲泉老於風騷者爭賦之予以為斯友也年始二十有七自芽茁幼穉而壯長者也其亦嘗次序屯蒙需三卦之坎而玩之否乎聖人所以不曰水而曰雲曰泉何也水之始初為雲為泉學者不慎其始初

聽其流注散漫為渺茫無畔岸之水可乎何謂經何謂綸何謂果行何謂育德䕫己䕫人養己養人此感彼應姑少需之飲食宴樂亦非流連荒亡之謂也是為雲泉題詠序又為之詩曰

天一生水　坎卦象旃　二陰一陽　坤之中淵

天而非此　必為旱年　澤自空降　其雲油然

地而非此　民何以田　曰有畎澮　泉出于山

六坎之卦　次坤次乾　在屯為雲　在蒙為泉

至於需卦　復以雲言　既亨既養　需厥成焉
萬物始生　孰為之元　水為物母　乳之而畜
雲為水胎　泉為水源　雲初一縷　霧霈八埏
泉初一滴　洶湧滔天　君子心學　攸體攸研
觀象於坎　奚水之專　中剛内實　處險常安
於雲於泉　復究厥觀　水之始初　未波未瀾
心之始初　萬善具完　如雲欲雨　如泉欲川
發而中節　養蒙亨屯　無為而成　地平天全

心之動也　化育攸闗　我心未動　厥亦有傳
雲之動矣　不可復還　盍亦求諸　未雲之前
泉之動矣　不可復返　盍亦求諸　未泉之先
心之既發　收之孔艱　心之未發　泉本雲根
不覩不聞　無倪無端　戒慎恐懼　以操以存
洎其發也　雷激河奔　一言蔽之　敬為入門

鐵瓶吳處士善畫序

伏羲之卦倉頡之字其初皆一畫也韻書訓畫為界而

音胡卦切者通用為繪畫之畫亦訓為界俗作畫今從俗用之畫與畫字不同而均訓為界然則畫也者界而已乎其亦起於伏羲倉頡之所為乎秦蒙恬始以毛為筆漢蔡倫始以絲為紙古筆用竹必亦始於羲頡而卦之與字則畫之簡牘乎尚書序謂伏羲始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易謂伏羲始作結繩為罔罟繩旁從糸音七狄切謂細絲也伏羲之前已有絲已結繩繩訓為索索亦從糸則古之有蠶桑久矣有蠶桑則有絲有絲則有

絹繒其來亦古矣舜典始言作繪則五采五色之畫亦古矣第其時未有後世之筆紙則其筆必用竹筆而繪五色於絹繒之上也耶姑舍是而論畫一藝也至於後世精矣妙矣神矣何謂也畫之工者其名與聖賢將相立德立功立言之人書於傳記同宇宙而不朽也文士有數千百言不能盡者一畫手能以數筆畫之詩人於物象極力模寫或不能近丹青者流邂逅塗抹輒出其上此豈非精妙入神而後至是耶子近至廉使容齋徐

公書室恍然見六和塔岸望海間萬餘里潮頭洶湧而來一抹數千丈細視之屋壁不盈尋尺曰此吳生畫也枚乘七發之所謂潮鋪張甚盛殆不如此畫之簡捷又偶於祕書性存家公會手所執扇松風茅屋一晉衣冠者偃仰一榻是謂羲皇上人圖曰此吳生畫也陶淵明傳及歸去來辭盡在此一扇間矣豈不謂之神乎予家紫陽山下之谷中先從兄良遇欲予以虛受人以虛加谷而謚其吟所吳生未之見也為想像作水墨一幅輒

復得子之心事予是以益神之吳生吳門人名山儁號古梅今改稱鐵瓶處士其所居姑蘇城之鐵瓶巷也予別為賦鐵瓶處士詩矣又為發揚其所以善畫而入神者為諸公贈言之序云

贈初陽陳相士序

會稽陳盎家傳許負之術自稱曰初陽相士予嘗聞相人之說矣相骨相形相聲音相舉動而知貴賤易相氣色而知憂喜休咎難夫差肉食而色墨外勝而有內憂

者也馬周火色早貴而未必壽者也盧杞藍色大姦邪禍人之國者也尚易知也何晏色如傅粉王衍執玉柄麈尾與手一色而皆不善終臯陶色如削瓜孫叔敖面有饑色而皆為賢相婦人之色美而艷者鮮不失節孟光黑色而醜為梁鴻賢妻士大夫有驕色必敗名窮儒或菜色而知道是則難知也昔人於日長至之旦觀雲物其雲氣黃則預知豐年之祥前史占星欲黃色黃為五穀大捻赤為火旱白為刀兵黑為水潦青為疾疫素問察病

人色黄者必愈黄為脾之穀氣有穀氣則藥無不效故相人者祖是數說以氣色黄為喜又黄欲如帛褁栝樓不欲如土不欲赤白黒青而或明瑩不暗赤如丹砂黒如烏雞之羽則亦有吉無咎今相士自稱初陽也者其亦有取於長至初陽雲氣之義歟雖然太極動而生陽厥初惟有一畫一為竒為陽有一畫而後有兩畫兩為偶為陰取其一竒畫而㧌圓之則為天圓之象取其兩偶畫而縱横以交之則從者為上下中又為南北中横

者為左右中又為東西中是為地方之象以其縱横之兩為十以置於圓圏之内則為天包地外地在天内之象細玩其故則地者天為之一物耳地不能敵天之大則又隂柔不能加於陽剛之象也君子觀於一畫之初陽而知天下萬理萬事萬物皆出於一以養其氣存其心氣如陽之剛以制柔心如天之大以囿小此則吾之謂學而豈區區之術所能識哉

吳埜仙詩卷序

道具於未有天地萬物之前名生於已有天地萬物之後天名為天地名為地人名為人莫知其所始然則有天地萬物之初名一而已道一而已而後世名不一道亦不一名可二也道可二乎今夫人之生而命之名乃復有小名有長名有單名有複名有氏有姓有字有謚有官稱又有號楚之君皆名不通中土鬬穀於菟之類乃其方言猶之天又名乾地又名坤人又名為民可也道訓理訓路以其可行之耳而道家者流之道以老子

為宗非韓退之原道之道前史又於道家之外為神仙家之說雖然人與物二三其名何傷古聖賢相傳一道諸子百家分裂殊異而神仙之說與由其說伏羲神農黃帝皆仙也莊子寓言列子偽書皆言仙以為變形登天燕齊方士謂征伯僑以至最後僅數五人而劉向列仙傳至不可勝數佛法入中國又謂之金仙謂龜藏氣不粒食謂龍蜕骨乃尸解噫延年益壽古有之生而不死决無是也杭人吳君杓名珍世宦前朝西班乃祖德

輔廉幹慈易俗以官吳稱之六合混一蒙古譯師以五字名之上三字曰也先謂安樂也下三字避世人因也先二字遂號之曰埜仙予謂名號不一前賢若此者多矣天下無二道堯舜禹執中之傳是也真以為世有神仙而學之則不可君為大祭張公門人董海舶漕運貿易鯨島龍沙靡所不至銀符茜裳寓居吳門自以為初不學仙抱有若似夫子之愧埜仙之號衆所歸美姑受其虛名而不責實效亦達者也於是集諸人題詠為卷

序厥顛末以告來者

劉高士伯淵道雲詩序

道一而已矣孔老並世而言道不同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離陰陽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以哀樂喜怒言道不離性性不離情也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指仁與義言道不離乎愽愛行宜之謂也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道不離

物物之外無道也老氏之言異乎是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蓋謂未有天地之先已有此道其曰道生一則道者一之母乎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古今注解俱不通道之後始有一吾疑之其曰道法自然則自然者道之師乎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古今註解皆不通道之上又有自然吾疑之大抵以無言道以有言物謂有生於無無所以生有此身之生本出於無故以天地萬物為土苴而視此身如太

空之云今老氏釋氏之徒皆言雲遊者此也而釋氏又與老氏不同釋氏見夫此身之死悉歸於空立為無生之説故亦以天地萬物為土苴而視此身如夢幻泡影露電老氏有見於人物之生前以無言道故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釋氏有見於人物之死後以空言道故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老氏之説戰國而後莊列以來儒者多從之而不察楊子亦然太玄先曰罔而後生直蒙酋冥又曰罔者有之舍必謂有形生於無形於有之前

崇讃美乎無之為寂為寥為高為深為不測自為一家之説孔門源流不如是也或謂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豈非先無後有歟老子之旨何以異曰不然也孔子言畫卦之法固有次第周子所謂無極謂太極本無方所形狀如太極生陰生陽生乾坤六子五行有則俱有生則俱生與老氏謂先有道後有天地後有人物逈乎不同渾淪剖判天開地闢猶人之生胚胎於腹四肢百骸五臟九竅為

形心為神仁義禮智之道在其中初不相離眉眼口鼻孰為先生孰為後生氣情心性孰為先無孰為後有朱子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形而上形而下誰得析而二之老氏生而本無之見釋氏死而皆空之見吾儒原始反終知死生精氣遊魂知鬼神之見三說鼎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道非精氣非粗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理必有事事必有理無須臾而可相離此則吾儒之見之學也平灤劉君伯淵棄孔子而從老氏之所謂道而以

乍起倏滅之雲視天下之萬物與其身龍虎山天師書道雲二大字娩之今之世三教並行各師其師各學其學希聖賢求神仙分律論禪不同久矣愚亦姑誦其所聞以求教於當世之君子云爾伯淵吾未識也吾友張君仲實以諸公所題詩見示書此以相琢磨云

贈清隱程居士詩序

名山得名人而重名祖得名孫而重名師得名弟子則師道愈重矣括之松陽九芝山產芝九本號名山迴環

數十里奇石林立千百鳳翥鶴翔龍騰蛟舞或如虎士
怒戟或如牛鬼跳擲如仙官駕羽車如真人鏘琅佩譎
態恠狀目眩毛聳故亦名小鴈蕩曰仮曰隴曰小溪曰
石闕曰香爐峯曰試劍石崎嶔蔽虧之嵛緣平衍豁達
之歘忽松柏篁竹之茂美稼穡果蔬之給足異花非春
而亦芳靈草無名而皆藥人世蠅蚋所不到似別是一
天地也而唐初葉有道先生居之名國重自稱天隱子
三聘不起錫以漢郭林宗之號茅山以三茅重谷口以

子真重廬阜以修靜重四明以知章重名山得名人而重以穹宇廣宙如此者不一有道先生之孫曰葉道元名法善際遇唐高中睿玄四帝贈越州都督見唐書方技薛顒傳李北海銘其先墓并書歐陽公金石録具載有道先生碑蔡公謨服其筆法自開元至今寢隧蕪没六百餘年遠孫今住持宗陽宫提點寛居名道亨至元中於其地創建南陽有道觀宗主老君列侍庚桑關尹以下十真有道先生則專祠觀下俯飛烏之背陟椒而

造頂愈益殊異依崖架广庵之院之斗壇雲房丹室藥鼎愈益殊異藏書之樓至踰萬卷方士其居而有黨庠家塾之遺意二祖一孫道心相續夙衰以趙武重完到以屈原重祭公以謀父重嚴周以君平重名祖得名孫而重古史今傳如此者不一雖然曾未若名師得名弟子紂芥一時而可以無負於名山名人名祖名孫也近世之出家者皆畜養妻子惟寛居不然執事左右師寛居者亦衆矣能盡古道者莫若清隱居士程乗字德載

少寛居二十歲年四十七力田躬耕樸質顓蒙均是人也讀書識字篤勤精進乃若天然物外一癯山中百役灑掃庭宇樹藝園林卒急奔趍雨驟風飱而不厭宴閒立侍雪深霆震而莫知下氣承顔怡聲順色不啻若子之事父寛居謂師弟子禮廢缺久矣乃於窮鄉僻里身親見之語紫陽山方回以其故市喧井隘工藝賈技祼援袒習頗序跋倫林静谷杳風完俗淳世既不古野有其人乃永言以贈之古無師道君兼師五教禮樂帝曰

咨乃命契夷命后夔二十五家閭上推二鄉一公尊統
卑黨庠遂序分厥治師哉師哉誰敢私若以臣而君師
之臣無北面異等威春秋既降周道衰君師之柄乃下
移倚杏壇兮泗之湄三千七十朝孔帷君道師道兼所
為事師如君實始兹宣尼老君生同時别演玄教分一
支羽衣星冠如意持端坐南面頋指麾學者北面若事
尸又若父前跪者兒寛居先生據臯比清隱處士閑少
儀傳師之道信不疑敬師之禮忠不欺走奔風雨不告

痠山叱虎豹水斬螭宴侍朝夜忘渴饑畧微跛倚與傾欹程門立雪殆庶幾彼罵厥祖争鉢衣師弟子禮噫吁嘻

靖明處士題詠序

天有處士之星地有處士之郡人有處士之稱而後世有處士之賜號史記天官書少微士大夫索隱引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又天官占云一名處士星景祐新書少微四星在太微垣西蕃虎賁之西北斜列其東

南星入張十七度赤道內二十五度士大夫之位一名處士又謂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黄則賢士舉此所謂天有處士之星也今浙東處州古縉雲之墟天文吴地斗分野嘗屬越隋改永嘉郡為處州尋改括州唐為松州縉雲郡大歴間以處士星見更為處州以至于今此所謂地有處士之郡也孟子立處士横議之譏賈生得處士大言之誚東漢書孔融上疏薦處士正平禰衡唐書卓行逸民文藝

等傳無一處士惟韓退之集有送石處士洪序及詩又有送温處士造序柳子厚集有裴處士誌此所謂人有處士之稱者也宋三朝國史陳摶傳賜號希夷先生書其所遇釁皮處士不知何人魏野傳真宗天僖中累贈著作郎稱故陜州處士魏野然未見賜處士號之所始歐陽修歸田録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其處士賜號之所始歟抑當有先於此者歟晁公武讀書志張弼易十卷與化軍人賜號

祿光處士以此言之處士賜號當出於朝廷而私相署置世多有之近者三教鼎盛緇黃之權甚重禪師法師大師之號二字四字六字至十餘字習為故常然處士實儒者隱逸之謂真定王君居實靖明處士之號乃出於龍虎山之命何也居實壯歲丞新昌棄官似陶淵明之去彭澤書曰處士可也肇賜嘉名曰靖曰明取淵明之靖節可也而必取君復之和靖何也和靖不仕無棄官之事龍虎山之命予不敢改龍虎山之意予當改之

靖節之靖淵明之明各用一字能為陶令亦足矣林和靖乃宋人取近時宋人事實加於先晉人事實之上亦似未順且一身欲兼兩人之美耦菊匹梅不若專取周子所謂花之隱逸者以表其棄官之迹與陶同符子斷斷然謂靖明處士之靖當用靖節之靖不當用和靖之靖菊也梅也取熊舍魚有何不可

皇甫巨川父年八十八母年八十四詩序

洪範五福一曰壽古彭祖八百餘歲老子二百歲耄與

期頤者甚多禮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九十者其家不
從政是也太公望九十封於齊武公九十入相于周孟
軻年百餘歲漢興張蒼年百餘歲四皓皆八十有餘伏
生申公皆九十餘趙充國八九十猶為將文帝詔八十
以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又賜帛絮武帝八十復二筭
九十復甲卒又詔民年九十以上為復子若孫遂其供
養當是時壽者何其衆也後世乃有七十者希之歎而
杜子美至形之詩然則八十者不尤希乎九十者不又

希乎夫夫婦婦將踰百歲豈不益寂寥罕見乎大德二年戊戌夏四月汴梁黄侯汝楫字巨川詣紫陽山人方回言世家鄭州本姓皇甫宦薄書曰黄氏隨江浙等處行省為元寶廣濟庫提舉官迎養二親十有餘年父寧齋居士椿辛未生今年八十有八母張氏夫人女直人乙亥生今年八十有四寧齋慈祥敦實鉅人長者修幹美髯年至此無一莖雪提舉貌肖之夫人相夫教子閫範嚴整提舉營杭城二宅一故韓府一故楊府塏爽深

靚温凊適宜三年前官滿寧齋謂提舉曰汝華此二宅將不知老人土思而桑梓之不恤歟提舉曰謹不敢即售二宅迎侍還遂汴梁久之不復求仕今夫上壽之道有三一曰稟氣土厚水深時寒時燠者壽二曰積善祖父若己陰徳及物者壽三曰養性無私喜過怒而精神完者壽此三者長生之説也寧齋與夫人享此上壽提舉年五十有三悦親有道愚無以進其説矣提舉有子真童讀書學詩鼓琴作字日益新愚為之名曰老彭字述

祖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蓋將期其祖以此
壽而善述也士大夫為詩頌者無數此為序又歌以侑
之曰屈二指兮郎罷九帙原注一作袠雖則九袠兮鬚猶如漆
梁之郊兮黍稷櫛櫛父曰兒歸兮吾督汝銍加六筭兮
聖善九旬雖則九旬兮髮猶未銀汴之水兮魴鯉鱗鱗
母曰兒歸兮吾甘汝珍夫婦偕老兮古無此比父母俱
存兮今誰其擬禄養于南兮云胡不喜汴梁言還兮晝
錦樂只二老有子兮又有孫壽且康兮施及後昆逮老

及彭兮永貞厥根澤詩薰書兮益大寧齋翁之門

隱樂堂詩序

王康琚反招隱詩吾嘗評之矣曰大隱隱朝市如此則金張許史皆大隱乎曰非是之謂也曰小隱隱山林如此則巢許園綺皆小隱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所謂小隱者謂身在山林而未能無意於斯世索水北之高價指終南之捷徑其隱小矣其所謂大隱者謂身在朝市而不敢萌穹爵厚禄之心柳下惠不卑小官老子為柱下

史莊生為漆園吏邴曼容不肯過六百石其為隱也不亦大乎如東方朔之金馬門揚子雲之天祿閣位稍高而猶曰隱君子病之要之出處之道有時義乾之初九遯世无悶蠱之上九不事王侯時義如此仕惡乎可震下兊上曰隨其繇曰元亨隨時而大通也然其義必利在貞固始得无咎下動上說雖可以隨時而仕終不可不守之以正進而不退係小子失丈夫矣蔡君榮之之堂名曰隱樂筮仕屢為幕僚蓋其志以隱於仕為樂而

辭尊居卑不然則身雖以仕為事而志實以隱為樂必不以進取不已為志者故詩之而以序先之

葉君愛琴詩序

伏羲初作琴或云神農或曰舜使晏龍作舜琴五絃或曰伏羲琴一絃或曰九絃或曰二十七絃或曰十三絃至於七絃則揚雄桓譚釋為近其說不一今琴七絃謂文王武王所加為是琴制古今不同可勿攷也古之士無不能琴今之士或百人千人萬人而無一能者古之

琴必與瑟偶今獨有琴而不知有瑟古之琴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指彈口歌有音則有辭而今之琴有音者不必有辭詩三百五篇皆可絃歌韓退之補亡十操今之能琴者亦嘗誦毛詩韓文而為之鈎剔揉摘者乎古之琴各有美名古之能琴者子史各有其人之名然則亦不必深論也琴者古聖賢養心修身化民育物之具而後世以為一藝子嘗謂琴得其人鍾子期死伯牙破而絕其絃嵇康與廣陵散俱絕不恨也琴非其

人司馬相如以挑文君董庭蘭以誤賢相房琯是故琴不在琴而在人予生七十三年聞杭故楊農卿纉好琴著紫霞譜士大夫以其為外戚也踈之其客徐宇曰雪江居士年八十餘先朝徵之以壯子負琴代行外議不然三山葉君愛福孫寓杭以寒士同時徵至元己卯二年而還不求知不求仕一燈一榻老於芹泮蓋往時貢浙漕入上庠者也癯而肩訥而口規矩而周折六十有五老儒胷中有數百卷詩書而寓諸琴者也能畫龍首

寫蘭乃其餘事子敬其躬行嘉其臭味故述其出處序之就為辨古蘭今蘭之異為古蘭操贈之君愛自號蘭坡居士

唐長孺藝圃小集序

詩以格髙為第一三百五篇聖人所定不敢以格目之然風雅頌體三比興賦體三一體自有一格觀者當自得之於心自騷人以來至漢蘇李魏曹劉亦無格卑者而子乃創為格髙卑之論者何也曰此為近世之詩人

言之也子於晉獨推陶彭澤一人格高足方嵇阮唐惟陳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韋應物宋惟歐梅黄陳蘇長翁張文潛而又於其中以四人為格之尤高者魯直無已上配淵明子美為四也吾州在萬山間詩人不少朱文公早為胡邦衡以詩人薦公配饗孔庭人品近孟子不止於詩唐長孺元自里中來訪出詩五十四篇始年三十六歲其所以可人意者格高也何以謂之格高近人之學許渾姚合者長孺掃之如

粃糠而以陶杜黄陳為師者也藝圃有作所謂小園僅有百步者凡十六句似乎擬陶後二首亦然予為題曰藝圃小集而序之以歸之博讀精思而缺吟進可量哉

柳州教授王北山詩序

陳後山年四十九其文集謝克家為序陳簡齋年四十九其詩集葛勝中為序二公年不壽而文壽不待序而後傳也柳子厚卒於柳年四十七不壽而文壽雖無韓

退之為墓誌銘其集亦足自不朽也然不容不寄諸毫素以表其美者朋友之義也予友王雋父國傑比為柳州教授卒年四十八乃子以其詩兩鉅軸俾回為序此亦年不壽而文壽者不待於回之序亦豈能為不朽之助哉顧朋友之義不敢愁然耳先大父珏贈訓武郎父應辰武舉及第仕至武功大夫知沅州淮西安豐六安縣人後升州徙寓建康年十五法當承父蔭不屑就歸附歷建康路學正溧水縣學教諭行省差充徽州路紫

陽書院山長至元二十五年也由是寄居吾州與回結姻既受代士大夫咸勸之入都必有知遇而不果往尋勅授廣西道柳州路教授咸以為涉瘴鄉而不可往而勇於往大德三年八月視事明年閏八月提舉司檄往宜州問教授金震不公事柳無瘴宜有瘴既還任十月初五日卒三日而用茶毗法五年官給水驛東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殯於建康南門祖塋娶薛氏女一人嫁回從兄子方髙孫也男四人野點點黥嗚呼回尚忍讀其

詩哉其詩自稱錢益陳言一始壬辰元日一始丙申立春共八百一十九首前詩未見近詩人兩浙土詩纖弱江鄉詩突兀雋父藏修之所曰北山衆謂北山詩典雅莊重如被端冕入宗廟回亦不敢評柳州詩一百四十三首詠土俗數篇痛快緊切子厚亦未之及云

恢大山西山小槀序

臯歌詩之始孔删詩之終屈騷詩之變論今之詩五七言古律與絶句凡五體五言古漢蘇李魏曹劉晉陶謝

七言古漢栢梁臨汾張平子四愁五言律七言律及絶句自唐始盛唐人杜子美李太白兼五體造其極王維岑參賈至高適李泌孟浩然韋應物以至韓柳郊島杜牧之張文昌皆老杜之派也宋蘇梅歐蘇王介甫黄陳晁張僧道潛覺範以至南渡吕居仁陳去非而乾淳諸人朱文公詩第一尤蕭楊陸范亦老杜之派也是派至韓南澗父子趙章泉而止别有一派曰崑體始於李義山至楊劉及陸佃絶矣炎祚將訖天喪斯文嘉定中忽

有祖許渾姚合為派者五七言古體並不能為不讀書
亦作詩曰學四靈江湖晚生皆是也嗚呼痛哉住持上
竺興福寺恢公大山越之諸暨人與予同姓方者西山
小藁詩三百八十八首予删去題目不古及重複十五
首皆可刋行予以朱筆圈點一百一十四首一句佳一
聯佳兩聯佳數語佳全篇佳者皆拔其尤五言古擬古
六首擬寒山子四首雅字次韻九首此十九首可入文
選生蛇活龍飛舞流動七言懷故山煎茶石銚山中行

崑山高無愧古樂府五七言律絶句則予所批出者字字珠圓句句律恊近世僧詩無此人也他人之詩新則不熟熟則不新熟而不新則腐爛新而不熟則生澁惟公詩熟而新新而熟可百世不朽予年七十六公年六十二而公之所以養浩然之氣無老態然則真間氣哉

江天澤古修文集序

徽州今陞路婺源縣今陞州州間氣人物凡五大派汪氏七世登科龍溪先生中興詞臣如唐之陸宣公朱氏

父子兄弟皆有聲稱徽國太師文公先生續周二程張之脉以追孔孟近世文學科名之士有吳公遇龍許公月卿江氏亦有人焉所居入州門右巖石穹峻巨竹如雲下俯深溪積德不一世矣德之積於先者愈積而愈不已故名之埀於久者愈埀而愈無窮吾友古修老人靁字天澤咸淳七年張鎮孫牓進士第四甲第二十四人授某州司户參軍再調某小官尋不仕今三十餘載矣世崇令德故身享令名不患無八乂手之筆而患無萬

石君之風名紹汪朱而過呉許祖松巠先生嚞字明遠
遭遇理廟布衣出入禁庭十年不受官嘗賜第故太廟
前有山林前輩古君子之風父葵圃先生世良字漢弼
浙西安撫司幹官陳乞生前納禄致仕轉通直郎特命
祠給告以寵之其雍容嫺雅世為卿大夫者不若也天
澤從師不一自奮科第平生所為文至多脫藁學者輒
取去故回令之所見僅二百餘篇知州平陽訥懷嘗刋
置家塾詩句妥字穩文言雋味永中有詞不為艷體婺

源陞州記簡古平易堂記義精理暢其家積德不一世而後古修集垂名百世千世矣噫千金之資可致一詩人未易見萬倉之粟可盈一文士卒難得或謂徽國文公豈可以後學工詩文者儕之天澤華齡有餘前途未艾顔何人哉晞之則是

清渭濵上人詩集序

中國有僧始東漢歷魏晉唐宋以至今日衣冠禮樂之士隱其身於僧者無數而僧之以詩鳴於世者尤不可

勝數回嘗為名僧詩話五十四卷七佛偈西天二十八祖偈皆預編摩然偈不在工取其頓悟而已詩則一字不可不工悟而工以漸不以頓寒山拾得詩工不可言殆亦書生之不得志而隱於物外者其用力非一日之積也古杭靈鷲長老惟清畫卿號渭濱而清渭濱名震天下味杜少陵終南回首之句則畫卿之心深知道理宗主之所在如戀闕思君不忌其詩四集一百六十七首名曰深雪一枝則又如夜村自開之不必為世俗之

所察識者噫僧之以詩鳴於世者不可勝數若工而悟以漸如清渭濱之詩則有數矣許詢之於支遁江淹之於湯休杜少陵亟稱之與贊公屢唱和因曰應添許詢輩難酬支遁詞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夫遁湯休贊公三人表表於世後乃李白之於懷素韓文公之於無本歐陽公之於惠勤蘇長公之於參寥子黄山谷之於惠洪並峙角立永古不朽惜回有愧於前輩諸公私獲序其詩而不足以望其詩也大德癸卯二月望日序

送張仲文教諭還宣城序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此以其人之身言之也作也者為也有一為善之人則百祥即自天而降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以其人之子言之也積也者非一朝一夕也自始祖至于今積之非一世也作善之近效速驗且如此况於積善之久遠悠長者乎予先叔父八府君諱瑑字元圭郡直學冋之師也家於歙東里許曰上路孟鄰有著儒焉萬口一辭稱曰張先生諱雄飛字宏甫

家與八府君一前一後俱面南而有山林泉石之勝衣冠燈火自唐僖宗廣明庚子傳一十一世府君以回為可教聚先君經幹遺書獨教之張先生聚徒三四十人竹籬為門門之内皆花竹花竹之後為講舍處士服華陽巾未嘗見其出門循規蹈矩里中長者第一人也年八十三卒門人私謚曰明善先生有子三人回除國子正論歸之年咸淳三年丁卯先生次子名鐄字以洪與回同生寶慶三年丁亥是年以禮記擢鄉書今與回偕

年七十八先生長子之子曰炳字仲文純實莊雅好學尚友為宣城教諭近與回胥會于錢塘於其還也述作善積善之美為詩以送之公之賢令祖隱德冠吾里尊嚴鄉先生豈樂古君子師授六十年眼不到朝市何必陳元龍豪詫湖海士紙田以筆耕有秋過耘耔書堂蔭高林籬門花竹美我嘗遥望之今忽四五紀長男稱善人有後真是似次男領鄉書雌甲愧初揆人生有中道坦蕩平地履貴毋一品穹富勿萬金侈微官需薄禄蹣

跚跂可喜宣城昔二謝名公疊嶂峙吟筆與之三高才乃餘事都官聖俞集誰家藏未燬木瓜吾不須但愛此詩耳

送桐江吴教授南總序

孔子謂夏殷周禮損益可知而又謂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何謂也典章制度有可因者有可革者聖人從而因之革之其萬古不可革者雖聖人不能革也天萬古無二理也人萬古無二心也封建可革而郡縣然有

君則有臣以上治下以下事上之意不可革也井田可革而阡陌然有土則有民以上取下以下奉上之意不可革也忠質文異尚子丑寅異建可革也三綱五常不可革也今夫先王長育人才之法設為學校而後世乃有科舉之法漢唐宋號得人而今也天厭科舉之弊一旦革之然科舉可革也學校不可革也學校不可革則取人才於學校而不取於科舉師之所以訓其諸生諸生之所以尊其師者果何事邪豈非萬萬古之人心天

理所係邪子里中吳君夢炎自括蒼郡遷教授新定郡予於艱難之際治此郡七年又僑居五年然後去知其民淳俗古士習敦厚蓋其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與吾新安郡一也君是行予無以寓愛助升座講經而諸生聽焉諸生績文而師攷焉文具也可因教授與學正録直瓜分歳廩公堂諸生日不飯大蠹也可革若夫萬萬世之人心天理不可革也孔孟而後有濂洛横渠之學不幸中為熈豐新學之所掩周程而後有朱文公張宣公

呂成公之學幸而不為江西浙左之所勝君其明以此意示學者而以身率之仰覯俯化則夫由學校為教諭長錄學正教授以出為當世人才而大用者在乎知道而已知道在乎知所學而已諸餞行者咸為詩而予以斯言冠其首

桐江續集卷三十三